

緬懷王永信牧師提攜之恩

林來慰牧師

認識王永信牧師，可從一九七四年說起。當年我在芝加哥近郊惠敦大學研究院唸傳理系碩士，主修基督教寫作，適逢第二屆北美華人福音會議在校園舉行（NACOCE 八月廿六至卅一日），大會主席就是中國信徒佈道會創辦人及總幹事王永信牧師；新聞記者出身的我，有幸被邀負責大會的《每日快訊》（Daily News）工作，可說是首次與王牧師同工。

翌年（一九七五）在惠敦畢業，即蒙「中信」邀請去其北加州 Petaluma 總會，在總幹事王牧師和執行幹事游宏湘牧師的領導下，開始實踐全時間文字事奉的職志。

但在同一辦公室內與王牧師共事，且同住市內一山頭的同工宿舍，卻只有短短半年的時間，因一九七五年底，同工們就歡送王牧師、師母和以信一家遠征香港，開始全時間籌備劃時代的「世界華人福音會議」，於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廿五日舉行（王牧師後被譽為「華福運動之父」，肇始於此）。

半年雖短，永難忘記王牧師在「中信」英文刊物《挑戰者》（Challenger）九月號寫的主題文章，分享他的「屬靈幹勁」。搜索枯腸，此詞極難覓得對等英詞，王牧師和幾位同工，就同意乾脆用拼音“kan-chin”取而代之！那時候，就開始從王牧師身上獲得「事奉」的啟蒙，學習箇中多種核心價值和素質。

一九七七年，我在美國學生簽證實習期限結束，回到香港，旋即被「中信」差派到台灣分會做「文字宣教士」，暫代姚國祥牧師編輯《中信月刊》。

忘記是那一天，在港首任「華福」總幹事的王牧師來台北公幹，竟請我吃油條豆漿早餐，真正原委是邀請我回港負責「華福」的文字工作。我推搪說，不過是剛卅出頭的小伙子，怎能編寫給全球華人教會及領袖看的《今日華人教會》？他說我已有兩年在「中信」的經驗，這年紀「沒有包袱」，正合剛起步的「華福」拓展文字事工之用。

結果，翌年（一九七八年十月）我回到生於斯、長於斯的香港，加入「華福運動」負責文字出版；沒有王牧師提攜晚輩、扶掖後進的胸襟與信任，我何來如此寶貴的際遇和福份？

在「華福」三數年後，越來越發覺自己出道專業雖是新聞記者，但對三份主編的期刊《今日華人教會》、《教牧分享》和英文《普世華人》（*Chinese Around the World*），其中所牽涉的複雜課題，竟如白痴！幸有王牧師肯為我留薪停職，給我在一九八一至八二學年的九個月時間，到中國神學研究院唸個「基督教研究文憑」，注入多些聖經和神學的基礎課程，略補從前在惠敦只皮毛涉獵幾科的不足。

再過數年，文憑式的進修益顯捉襟見肘，跟王牧師商量放洋深造的意願，他竟一口批准，還一如既往大力支持，且繼續留薪停職，叫我「唸完博士」才回港復職。結果，由一九八五至八九足足四年寒暑，在「華福」資助下，先後在 *Westminster* 及 *Fuller* 兩間神學院修畢聖經研究和宣教神學兩碩士課程。四年「增值」，強化並深化一生事奉的素質，自身和多方事奉對象都能肯定佐證。這一切，均拜王牧師當年再次鼓勵支持我的深度進修所賜，他的宏量，畢生銘感。

一九八六年，王牧師連任兩屆「華福總幹事」期滿退役，與他在「華福」的從屬關係暫告一個段落。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（毋忘此日！），我蒙羅省基督教會、洛杉磯華人同工聯會及北美華福會組成按牧團按立牧師聖職；王牧師以「世界不配有的人」（來 11：38）叮嚀勉勵，語重心長，終生受用。一九九三年，我正式離開「華福運動」轉任堂會牧師，在「華福同工」名份關係上也與王牧師暫停，但其後在個人、「大使命中心」及其他事工上，仍常有聯系交流。

四十多年來，王牧師一直是我畢生事奉的啟蒙導師和恩威兼備的上司，從他身上學習甚多事奉課題，包括確實來自天上的異象與使命、胸懷普世的視野、先知觸覺的洞見、盡心竭力的苦幹衝勁、心口一致的屬靈品格、一絲不苟的辦事態度……，委實豐富多姿，未能詳贅細訴。沒有王牧師這位「伯樂」，肯定也沒有我這——最多只能自描為一匹「小驢駒」。

回顧自己整個事奉生涯，在起跑線上有這麼一位好導師及上司，引介感召我參與華人教會一個歷史性、偉大的「華福運動」，把多年青春歲月獻上；從青澀、初出道的小伙子，得培育成算是像樣、問心無愧的小僕，只能說是上帝莫大的恩典與賞賜，否則又是甚麼？衷心感謝父神把王牧

師賜給我，衷心感激王牧師在我個人生命中的提攜帶擎，誌此備忘。

附圖說明：2015年5月30日，筆者（右坐者）為記念開始全職事奉40週年，特訪 Petaluma，在游宏湘牧師家中與王牧師師母（中坐者）及幾位舊同工合照，是最後見王牧師。

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 第52期 2018年4月號